



当今全国二百余家新闻媒介关注的热点丛书

本书将使您尽览当代散文创作的鲜明走向

当代先锋散文十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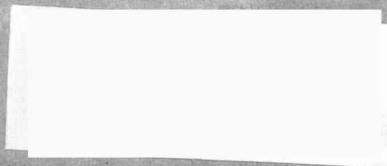
王开林 古清生 伍立扬 李辉 梅绍静 王晓莉 邹静之 赵凝 姜冰 洪烛

霄壤 旅游的哲学 浮沔堂随笔 摇曳的秋千 拥抱人 水命 风中沙粒 纸衣 舞榭歌台 最后一个



中国文坛黑马丛书 · 艳齐 主编

I267
134



当代先锋散文十家



王军

苏垣

编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ABY/65/09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当代先锋散文十家

王军 苏垣 编选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00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0—8000 册

ISBN 7-5059-2384-6/I·1742 定价:19.80 元

中国文坛黑马丛书编审委员会

贾平凹 田珍颖 雷 达
蔡 葵 谷守女 尹龙元

中国文坛黑马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 艳 齐
副主编： 王 军
策 划： 丁 达

委员(以姓氏笔划为序)：

丁 达	王 军	王长安	王京生
王灵书	王春雨	王晓莉	王慧琪
江 兵	李小雨	关 蓓	刘建民
应 红	周德东	单纪文	艳 齐
高 星	蓝 轲	郗家发	潘文珠

中国文坛黑马丛书总序

寻找今日中国文坛的黑马

艳 齐

新的世纪正悄然临近。在我们收拾这个世纪的房间时，有必要把那些蒙有岁月之尘的名人归置到合适于他们自己的位置上。

有一些人，他们的昨日曾经是辉煌的。但他们观察事物的眼光，他们看待事非的标准，以至他们运用语言的手段，由于时间把他们早已限定于某一历史阶段，他们很难说可以无愧地代表今日文坛的走向，他们更很难说是唯有的人类精英之所在。而时下崛起的文学新人却有望构筑出最新美的风景。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正为今日这个时代气息所充盈，在区别于以往的社会氛围中，与前者比较，他们少了许多矫饰而心地更为坦诚，少了许多束缚而自我更加鲜明。为了文学的千秋基业，我更推崇后者。

我更期盼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成为昂然无忌的勇敢的黑马，以威武的气势冲出残存于世的精神圈

• 1 •

圈，而领引我们的目光投向更开阔的视野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观念、情爱意识、价值取向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。

我寻找这样的黑马。

我也愿意以我现有的力量拓展其天地，使之更恣意地驰骋更昂然地展示独有的风姿。我坚信，他们一定会引来新的世纪的最欣慰的瞩目。

现在，这样的黑马出现了吗？

在这里，让我们都来做一次评判吧！

本书汇集了今日中国具有先锋性的十位青年散文家的优秀作品。这些作品不媚俗，无矫饰，深蕴人生真谛，一扫陈腐之风，展示了全新的文化景观，对于今日散文界，不失开疆拓野之洋洋大气；对于广大文学工作者，更可做为研究与借鉴之厚韵典籍。

本书将使您尽览当代散文创作的鲜明走向。

圆桌对话：散文的新纪元

——代序

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对话，四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青年散文作家在文化散文这个主题下，聊天式地谈论了各自对散文写作的看法，这比那种有准备的理论写作显然要真诚得多，如果结合他们的创作实绩来考察，他们的某些想法或许可以给关心散文写作的人一些启示，同时也能映照某些理论的苍白，散文随笔，现在到底怎么了？好散文有没有标准？什么是好的标准？这一切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通过他们的言谈可以捕捉到这一代散文作家的心向，一种信息。时下关于散文的理论流布甚广，但散文确实不是一个论点可以命定的，它跟水一样有踪而无形，且流源广阔，活力无穷。

伍立杨：散文都提倡讲真话，现在似乎提它的人少了。然而“真”就是真魂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。我不知各位有何高见？

赵牧：对讲真话这三个字我很反感，不是反感真话，而是讲真话已成了一种套话，一个幌子，打这种幌子的人，并不一定就真的讲真话。我最近写了一篇《为什么讲真话》表达我的看法。

古清生：这就像正宗川味的那种标榜，百分之百的真话那就很可疑了，但话说回来，写作散文，仍是要以讲真话为准则

的,若是代表人类良心说话的作家也不讲真话,那么就太可怕了。现在的问题是,讲真话的不少,但多是无关紧要的真话,讲和不讲与社会进步无涉,想听的声音微乎其微,不想听的声音终日充塞于耳。随笔也一样,产量不少,质量不高,小猫小狗也好,栽花养草也罢,题材上倒不必过于圈囿,关键的是,要写出人生况味,格调和审美趣味。可否说,现在的随笔也太随便了。

伍立杨:随笔这种文体近年被人折腾得够呛!实则随笔应以思想、文采、情调作底蕴,而不是随随便便写出的东西,随随便便写出的东西和文采无缘。

洪 烛:对于散文及随笔的文体,我是颇下了功夫研究的,早年我写诗,由写诗过渡到写散文,所以初写散文时总是想把文章写得尽量像散文,近两年我放开了写了,效果好得多。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?文无定法,以前人的规范写下去,不平庸才怪,我以为要突破模式化,写出自己的风格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反而是越不像越好。不论散文还是随笔,要避开模式,建立自己的审美体系、文体构架,从怎么像散文怎么写,到怎么不像散文怎么写,是一个新起点,也是一种新境界。

伍立杨:你这种散文是对以前的模式的一种反动,但这并不是对大的散文的一种反动,而是针对某一时代的模式。

古清生:一个成熟的散文作家的重要标志之一,应该是他的美学体系的建立,如沈从文以湘西为依托,传达他的极具个性色彩的自然美与人性之美,如郁达夫那永远的缱绻于旅途的人生况味,他们的散文在前人中找不到范本,或者如洪烛所说,不像散文,却恰恰是好的散文。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应该成为一种自觉,很多散文作家写作数量不少,质量也难说差到哪里去,但一合集,却像一个拼盘,大杂烩,这是一种悲哀,可以说,写了一辈子,越写离散文越远,离文学越远。洪烛的《浪

漫的骑士》和立杨的《时间深处的孤灯》这两部散文集子，倒是看得出二位的建设性和美学追求，洪烛的诗化人生理想，立杨那着力营构的现代版士大夫文化，确乎在开辟和奠基，通俗点说，美学上的跑马圈地吧。

洪 烛：以前写散文怎么像怎么写也有客观原因，因为以前作自由撰稿人这个角色来写散文，当然要考虑适合报纸的口味，多少不能出格，而且各人还有个人的模式。我现在的突破，就是不仅不像别人的，也不能像自己，要越来越不像自己。随笔为什么要叫随笔，随笔是倡导一种自由化，随心所欲，跟自己的气流、性格走。散文应是最自由的写作。按理诗歌应是最自由的，但它受文体的限制，所以比较来讲散文更自由一些，思想要自由、要活力、文体要自由。散文写作很容易要么陷入别人的模式，要么陷入自己的模式。

伍立杨：自由要以思想和知识作底蕴。

古清生：时下的散文作品或者空洞无聊，或者骂俗发泄，让人觉得缺少文化含量，要走向新世纪，唯一的办法还是提高思想境界及品味，在我们的散文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含量。这个时代和过去不同，大众文化水准远超过从前，我们应该面对未来写作，否则要被时间埋葬。即便是过去，那些立意浅薄，审美价值全无的散文，也已经被人们所忘却，作家即成为自己作品的收藏家。

伍立杨：作家在学识上、文化负载上是沉重的，个人有个人的写作风格，而且要能够互补。鲁迅后来与郁达夫、林语堂也达到了互补。“五四”以来真正流传下来的站得住的首先要算散文，而且这些作家多是写小说的，经久耐磨的也是散文，这大概是因为散文的文化含量高于小说。

洪 烛：骂俗是一种文化心态，这种心态很难说是健康或

者不健康,雅与俗可以是芭蕾舞和扭秧歌,雅的俗的都能玩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新文化散文,俗不是恶水,只要有文化,有文采。散文的俗与媚俗是两码事,像梁实秋笔下的火腿就不是本原的火腿了,而是文化的和人生的,是一种返璞归真,散文不要怕俗,大俗可以,俗而不媚。另一种雅的就是书卷味,人生百味可以在书房里。散文不要怕雅也不要怕俗,但都要有一种文化味,写俗写出品味来,实为大雅。雅而过界,甚而落俗,如孔乙己。雅俗同归,恰是落到文化这一点上,幸甚。

伍立扬:文化是失落多年了,很多人都急切先抓物质,认可物质,本身对文化就无认可,有些人恐怕一生和文化都无缘。物质本身没错,像赵牧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一样,人家问美国黑奴对南北战争的看法,黑奴用了一个恰当的比喻:两条狗为争一块骨头打架,狗是没有发言权的。

古清生:仅有的文化也应作一些甄别工作,时尚里的文化是一种味精,这些年我是不喜欢到餐馆里吃菜的,现今的餐馆里的菜大多不好,因为放的味精太多,有一种矫饰的味道,失去了原来的纯真的味,有点干菜一味,读散文也一样,那种驱之不去的味精儿让人难受,这是对文化的糟践。

赵 牧:我上个月去南方,到了滕王阁,写了一篇游记,我之所以震惊的是滕王阁从古至今历史上重建了29次!一篇美文能使它受到如此重视,足见文化的力量之大。我又把《滕王阁序》重读了一遍,前面王勃写的是客套话,中间是风景描写,最后是他个人的人生际遇,把他的人生领悟写了出来。我当时的感觉和我中学时的一样,景物描写我很理解,但能打动我的还是他个人的人生际遇。此文不仅美在对景物的描写上,主要是有个际遇在里面,风景的美和个人经历的强烈对比造成反差。我想能留传千古的秘诀必然是真这一条。那么当时王勃

写此序前提是主人大宴宾客，原意是想让他的女婿写序，为了客气让宾客先写，以为都会推辞，然后以此来显示他女婿的才气，可是唯独王勃没有推辞，拿笔就写，如果他老于世故一定不会写的，王勃首先是艺高人胆大，但即使如此，如果他老于世故也一定不会写的。我当时还感到震惊的是王勃当时只站在 11 米高的阁前，但文字里要宏伟得多，写得像百丈悬崖，作为一篇文章，风物的描写已不依赖阁了。我想一篇好的文章，勇气是基础，而个性即是勇气。写文章要强调个性，要稍加修正，个性可能是天然的，也可能是社会扭曲的，个性和人生阅历、修养有关。

洪 烛：王勃的文章是论环境，要是别人就一定写成幕僚式文章，而王勃文章中充满的是放任和野气。人被约束后很可能画地为牢。真正好散文为人为文都要放任，作为文人两个极端的也许有，但我还是主张为人和作品要统一，幕僚文化对文化的摧残太重了，御用文人就是幕僚。我希望有种野气来冲击一下某些规范的试图，王勃是一个不错的例子。

古清生：对重修滕王阁，我有点不同的看法，这虽然也说明了文化的力量，它甚至可以让一个人口众多、幅员辽阔的民族团结如一，甚至可以让滕王阁重建 29 次，但我发现文化也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充满复古风气，复古是一种文化偏差，现在哪里需要点缀点文化就去造古迹，这看似一种对文化的尊重，但同时也暴露出今人缺乏建设性想象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造一点属于我们的叫后人来称之为古迹的东西？传播文化是伟大的，而被已有的文化所圈围则是悲哀的。滕王阁可以造 29 次，甚至 290 次，但《滕王阁序》只有一篇，实际上跟造一次没有两样，既然序已经比阁重要。

赵 牧：此问题正如现今的西游记宫等一样有很浓的商

业动机,不论什么都要找文化借口,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文章里所蕴藏的东西,只能反衬出后人不行,一个杰作后面一定会有一大批平庸的摹仿者出现。我们应该总结文章是怎么写的。王勃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个性,有些傲。王朔骨子里也是有些拗的东西,有文人的骨气。

伍立杨:当然,宁做真小人,不做伪君子。

洪 烛:我们要寻求文化关怀,还要具备文化傲慢,要有文人骨气,恃才傲物,文化的自尊已被践踏得够可以的了,傲慢是文化的自尊,不自尊可能媚俗。沈从文的散文看上去很清丽、纤美,但其内涵,却饱含着人的强大的生命力,如同水这种事物,纤柔得要命而又强大得要命,我发现沈从文是有湘人的傲气的。

赵 牧:文化传承是可以的,内在的动力不外乎对真善美及不朽的渴望。好散文应该包含有真善美,好散文应该是美文。

洪 烛:我想起《美文》倡导的美,这难说合乎现代审美学,倡导求美,有些矫饰,其所指的美是有尺度的,对散文这么要求我觉得不好,是一种龚自珍笔下的病梅美,把四不象的角统统去掉,非让它象鹿象马,写散文不应完全是为追求美而写的,散文随笔不要写得都像象牙雕刻。

赵 牧:美是什么?美是你一见到它就受到震撼,心灵的震撼。

伍立杨:精致精巧只是一种美,是美的样式的一种。

洪 烛:但不是野性美,美文不应是唯美主义的产物,应是多种的。应允许每个作家河流改道,别写得像散文,可以泥沙俱下,散文不应该有交通规则,散文随笔是即兴的产物。

赵 牧:精致也可以是美,但一律这样不行。中国散文经

历了三个鼎盛时期,那就是春秋战国、魏晋和唐宋三个散文高峰,其时社会对文人牢狱少。中国现在散文毛病和思想滞结有关系,我看过一本杂志,感觉不好,里面既有优越的一面,又有寒酸的一面,反复如此,有一种优越感,对前途又很无奈,暗淡,文人如果都这样就完了。南方很多杂志都有这种毛病。现在好多杂志的散文都充斥奋斗史和失败史,成了套子了,虽然读者还很多。

洪 烛:那是一种考生式的散文,怕社会不给打分。

古清生:这就是模式,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挣扎史奋斗史铺天盖地,附庸的是媒体的潮流,这种散文其实还在文化的门外。我写散文经历了两个阶段,以前不为钱,悠闲地写,舒适地写,很写过一些意境优美的散文。说心里话,这种散文就是只有一个人看了也舒服,还有一种是泥沙俱下,是打开闸门,感觉是一种宣泄,我出来流浪后写流浪的散文就是这种,能感觉到宣泄的快感,充满人生况味。应该说还不错,去年结集时取了个吓人的名字叫《男人的蜕变》,书出后不少读者来信或打电话,问有没有新书出版,可以看出,散文的读者不少,而且比较真挚。

洪 烛:散文还是要有读者,越满意自己作品就越渴望读者。我们不应有对读者有抵触情绪,文人还是要有进攻性,这种进攻性可以说是现代意识,拿它去打动读者,概括起来,就是直面人生。内倾的是写书房内的,外向的是书房外的,直面人生的。当然,谁也回避不了读者这个课题,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左右你的写作、审美取向,但真正的好散文必然有一个大的读者群。这时候读者是跟着你走,我倾向后者。

赵 牧:这个我赞成,有许多人读我的书我满足,但如果让我付出很多劲让人去读,就没味了。如我没出过书,想出,但

商业社会中出书要有条件、机遇，如果推不出去就只有自足，平淡对待。一个人本可以按个性写作，写出好东西，而要为了注重读者群反而进退两难。

伍立杨：近日余秋雨的散文和杨朔的没有什么区别，我看不下去。

古清生：我有这种感觉，千篇一律。独立起来看还好，结集起来集中看，就会感觉累，但我认为也不乏建设上的意义。

赵牧：而且有小说写法、想象之词，像《道士塔》。余秋雨至少可以避开一个毛病——无病呻吟，历史本身是有重量的。

洪烛：演绎历史，这算一家之言。他是把历史嚼了一下，有胃病的读者读来正合适。大约这样的读者还为数不少。一个时代确需要有大散文，大散文和美文不能完全划等号，美文对形式技巧倾向浓，大散文要有质变，从小家气变大家气。美文是一种缩小，但大散文有开拓意义，内容大、形式大、语言大。余秋雨的散文还是有大气，比较起来，流行的散文无病呻吟多，这是散文多少年难以根治的。

古清生：还有鸡零狗碎。一个有理想的作家，着眼点还应放在个性的美学建设上，并且有自己的生命体验。散文呼唤一批先锋大家，具有拓疆意识，恣肆汪洋，大开大合，情烈意浓，有《离骚》流韵，老庄风骨，一扫郁闷情绪，读之为之一震，而且余韵久长。这就必须有一批志士，同时也要有眼光独具的出版者合作，这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《当代先锋散文十家》，对于当代散文来说，是一件功德之作，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超越出一本书的范畴，这样的集结在历史上有过，它往往导至一个流派的诞生，假使果真如此，这将是一块里程碑。即便不能如愿，退一万步，将来能出一两个大家，哪怕半个大家，心血也不枉费。而此中诸位，确有已露端倪者。这种先锋散文，似可归纳

到新文化散文中去。

洪 烛：新文化散文标志就是大气，有文化思想，强有力的，作为文化个体而不是纯粹个人主义。大散文的承载量丰富，就像万吨巨轮下水，不论里面是否盛满，也不管承载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，但它大气——像余秋雨的散文，所以说他的有建设意义。大散文必须什么都承载，历史的，现实的，林林总总，不片面不单一，我们需要尖端性质散文，那就是符合时代性。散文界若没有几篇大气磅礴的扛鼎之作，就像一个国家的海军没有航空母舰——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海军，天空是低矮的，地平线是压抑的。

赵 牧：美国没有散文这一说法，有一种非小说论，就是非虚构的，很像我们的散文，非常漂亮，有作者理性也有美的东西。科技界最火的史蒂芬科技年史，也很美。

洪 烛：千万要忘掉是写散文，而记住是写一部历史、一个生命、一个心灵、一个时代、一整个世界，即便是从一个粒子着手，也要把一种宇宙观注入其中，这样才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。

古清生：九十年代以来，南北文化议题灼热炙手，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，好事者总想来一场狮虎斗，大有引发一场世纪之战的态势。这里面隐含的，总有一方统一另一方的试图，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这个试图以徒劳而告终。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、气象万千。但从文人立场来说，文人都向往北方，不论国都是在洛阳、开封、长安和北京，南方的文人总是一代又一代地奔往北方，即以现代为例，不说鲁迅以三千大洋卖掉家产举家迁京了，后面的郁达夫、沈从文、何其芳等等，都由南方边远地带而来，并在京都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。这是否可以说，北方文化有某种开放性，或

者说杂交性？这里洪烛、立杨和我也都打南方来，京城有很多有名望的作家学者也从南方来，这里已经无战可言，而是在文学上拓展自己的领空。但奇怪的是，自“五四”后，沈从文那一代客居京都的文人形成一个群落以来，后面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观了。

洪 烛：其实我们一直离“五四”很近，没走多远。我初来京时，那份感觉与前辈文人竟是那样惊人一致，我想这与文化的浸润有关，文人既已离开了最初生长的土地，他就必须寻找扎根的土壤，这段寻找是充满了人生况味的，形而上的沧桑感就成为文学的另一种资源。我的《浪漫的骑士》和新近结集的《醉卧长安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均有那种写照，一个人在长安街的走动，已经不是在一条街上走了，可以是在生命的旅途上的行走，也可以是在历史长河的某一段落上的行走。

赵 牧：要让文化的优秀基因生根发芽。

洪 烛：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，要么是最好的，要么被淘汰。竞争法则在任何领域不无二致。文人要多种抗争，保持永远的行进的态势，这种态势本身是一种美，卢梭的徒步旅游是一种美，李白的弹铗而歌也是一种美。

古清生：《当代先锋散文十家》的厚实之处，能够感觉出某种行走的态势，但我喜欢这种独立的艺术建构，艺术的散文这一点我始终如一地坚守，文学这种庄稼，出产于文人的心灵，那种精心的培育和呵护，自可以在为文的生命里体验得到。此中的审美、情趣、灵性和人生感悟，一洗陈腐之风，张扬着当代的人文精神和展示新的文化景观，以及力图抵达现世的心灵深处、扫描历史旷世荒原、勾沉典籍文化厚韵的全新之作，显示出一种唐宋大家风范，前提在于，诸君都有勃勃雄心，潜心十年，分晓可待。